

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方敏卷

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 主编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丛书名：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

书名：方敏卷

作者：《中国作家》杂志社

出版社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ISBN:7-80145-554-1/1247.7

出版日期：2002年1月

定价：7290.00元（全套）



目 录

大迁徙	(1)
不是为了祭奠	(71)
黛青色的丰碑	(145)

大 迂 徙



漫长的旱季。

从七月初到十一月底，几乎没有一滴雨水，也没有一丝季风，是蟹岛上几十年不遇的苦旱。

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，默默承受着这一现实。落叶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身上大大小小的叶片清除干净，连枝条也变成了黑褐色，抵御着灼热的威逼。常绿植物中的针叶树，像鸡毛松、竹叶松，也紧紧地把自己缩成一团，尽量地保存自己残余的水分。粗大的藤本植物落光了叶子，枯干了藤皮，更加拼命地纠缠住高大的树干不放。树蕨，这些栖在树杈上，像巨大的盆景一样装扮着热带雨林的子遗植物，如今也干巴巴、乱蓬蓬，像是废弃的老鸦窝。即使在最阴暗潮湿的山谷中，树干上苔藓，也如疥癣一般，青一块、黄一块地掉下来，令人惨不忍睹。

严酷的旱季，热带雨林里死一般静寂。不见了树枝上荡来荡去的长臂猿，不见了密叶间窜来窜去的小松鼠，甚至连蟹岛上的主要居民——红蟹，也仿佛被一阵



方敏卷

风卷走了，踪影全无。往日，你只要步入雨林，这种红色的螃蟹遍地皆是。它们从甲壳到腿钳到肚皮，浑身通红，像攀枝花一样打眼，像火苗一样明亮。它们总是爬来爬去地工作着，将遍地的落叶、浆果，拖回自己的洞穴。将蟹岛上百余平方公里的雨林清扫得干干净净，让人们得以悠闲地散步。它们不怕人，因为人类不食用也不伤害它们。它们也不怕其它动物，因为有坚硬的甲壳。它们只是不停地工作，吃进落叶和浆果，排出一粒粒棕褐色的粪便，滋养着密密的雨林。每当旱季将临，它们工作得更加忙碌，除了在洞中贮藏鲜肥的食物备用，还要用潮湿的叶子紧紧地堵住洞口，以防洞中的水分被旱季抽走。即使是在往年的旱季，它们也并不销声匿迹。哪怕一片云彩落下几滴打不湿地皮的小雨，它们也会从洞中爬出来，急急忙忙用红色的大钳子舀起树根边、树叶上的水珠，送进嘴里。而且在来来往往的碰撞时，互相还动一动眼睛，敲一敲地面，打个招呼。接着便趁着太阳还没露头，又匆匆忙忙潜回洞中，把洞口堵严。

然而，今年是几十年没有的大旱。不要说一滴雨水，就连一滴露水也没有。这些勤劳机敏的红蟹，自从钻进洞穴，就再也没露过头，甚至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莫非它们已被旱死在洞中？



但是，假如你来到雨林中，将耳朵贴着地面呆上一会儿，或闭上眼睛背靠大树坐上一会儿，就会听见一阵阵低沉、凝重的旋律，从深厚的地底下传上来，萦绕着整个雨林。这是一支古老悠长的乐曲。千百年来，它随着旱季和雨季的更替，时强时弱，时伏时起，仿佛在讲述着一个久远的过去。

六千万年前，蟹岛还是沉在印度洋底的火山，红蟹的祖先们聚居在火山顶的珊瑚礁石间，游玩、嬉戏。海底有丰富的水生动植物供它们择食，海底没有天灾人祸，平静、安定，任它们繁衍生息。但是，随着物换星移，随着地壳的运动，有一天，火山顶突然冒出了海平面，托着聚居在它头上的红蟹群。面对着蓝天、红日，面对着狂风、暴雨，面对着一个崭新的世界，随着石灰岩盆地里海水的不断蒸发，红蟹这种用腮呼吸的水生动物，面临着灭绝。

千年百年、亿年万年过去了，小岛上长出了黄色的地衣，地衣演变出厚厚的苔藓，接着便有了绿色的小草、参天的热带雨林。这时候，一只两只、千只万只红蟹突然像从天而降一般出现了，把寂寥的雨林点染得红红火火，烘托得生气勃勃。这样不幸的小生灵，是怎样熬过亿万年小岛和自身的演变而存活下来的呢？没人说得清。只是比起水生的祖先，它们的身体变小了，是因



方敏卷

为食物的不足，雨林里只有落叶和浆果。它们的腮退化了，身体的边缘出现了类似肺一样的腮孔。它们还学会了用八条腿在地上爬而不是游泳，用两只大钳子打地洞而不是捕捉猎物。它们变得格外灵敏：对于晴天和雨天的气息，对于旱季和雨季的交替，对于白天和黑夜的变化，对于湿地和干地的选择。

就这样，红蟹变成了旱蟹，正像当年在水下时一样，重新以绝对优势占领了这个小岛，以致人们不得不将此地称为蟹岛。

就这样，一支古老悠长的乐曲，一年一度，循环往复，将祖祖辈辈求生存的业绩世世代代传奏下去。

也许是对水生祖先的祭奠，也许是海的不可解除的咒语。每当雨季来临，红蟹们总要进行一次浩浩荡荡的远征，从密林高地迁徙海边，交配产卵甩子。红蟹的后代只有经过海水的沐浴才能获得生命。

往年每逢十一月初，印度洋的季风频频吹来，就会降下一阵紧似一阵的暴雨。但是，今年这漫长严酷的旱季哟，直到十一月底还没有一丝一毫雨季的征候。于是，这支古老悠长的乐曲，越来越雄浑，越来越沉重，震撼着森林，震撼着大地……



二

风来了，这雨的使者，裹着印度洋上的潮湿气和海腥味，一路上折着跟头，打着呼哨，日夜兼程，直扑向久盼甘霖的热带雨林。树枝在晃动，树叶在舒展，彩蝶翻下，蚂蚁出动，连穿山甲也从洞里探出了头。死寂的雨林开始复苏。

雨来了，这姗姗来迟的雨季的序幕，一来便带着雷霆万钧的气势。起初是豆粒大的雨滴，噼哩叭啦，雹子似的砸在树叶、树干和干裂的黑土地上。接着，便像决了堤的天河，一股股白色的雨柱倾泻而下，无休无止，仿佛要将这雨林这蟹岛依然打入印度洋底。于是，热带雨林重新获得生机。枯木般的落叶树眨眼间泛出青色，枝条上冒出一个个涨鼓鼓的芽苞，就像一张张干渴的小嘴，吸吮着甘美的琼浆。奄奄一息的常绿乔木振作起来，清理掉泛黄的旧叶，换一身翠绿的新衣。干涸的小溪又有了欢笑，扬起水花在石头上载歌载舞。

假如一阵大风吹过，把雨帘吹得稀薄，你又会发现，密林中肥厚的黑土地上，突然铺上了一层明亮的鲜



方敏卷

红。这便是蟹岛上的土著红蟹。

凭着敏锐的本能，红蟹首当其冲，迎接雨的洗礼。当第一批雨点滴落，它们马上冲出洞穴。当大雨倾盆的时候，它们不像别的动物躲躲藏藏，而是一个挨一个地趴在地上，任狂风吹打，任暴雨浇下，雨一天不停，就一天不动，仿佛睡着了似的，在这水汪汪的天地间，做一个古老的美梦。

雨终于停了，梦立刻断了，红蟹们重新面临雨林的世界，第一个直觉就是腹中空空。林地上有狂风扯下来的落叶，有暴雨打下来的浆果，然而，在这雨林中，平均每公顷土地上就聚集着一万多只红蟹，这有限的食物哪里够？于是，就有了捷足先登者、暴力相向者和无可奈何者。你瞧，在那棵高大的第伦桃树下，就正有一场争夺。

那是一颗丰满的第伦桃果，天知道它是怎样躲过苦旱的，颜色还是那样鲜红艳丽，果肉还是那样饱满多汁。说来有趣，最先发现它的是一只独眼的雄蟹，正应了独具慧眼一说。可是，当它把第伦桃果放在独眼面前，准备用两只大钳子剥去片状的花萼时，却遭到了袭击。

这是一只六岁的雄蟹，背壳直径大约七公分，不但肢体健全，而且透着股钝悍的生气，特别是那一对坚硬



的大钳子，当独眼被它牢牢地抓住时，就像上了镣铐，休想挣脱。然而，凭着比硬钳大两岁的经验，独眼还是用长腿将第伦桃果推到一边，骨碌碌滚出好远。于是，又有了一场争先恐后的赛跑。不过，当两只雄蟹几乎同时到达目标时，它们都愣住了。

鲜美可口的第伦桃果旁正站着一只背壳直径约十二公分，即年龄在十岁以上的雄蟹。它只有一只巨大的钳子，却有一股无形的威慑力。年轻时它是密林中最凶猛的红蟹，凭着一对巨大的钳子、强健的体魄以及好斗的性格，它几乎打遍了整个密林，所向披靡。它的大钳子折断过好几次，每次都很快再生出来，重新披挂上阵。但当它步入老年后，折臂却没再生，尽管如此，独臂仍然保持着它的凛凛威风。

独眼向右边走了，凭着独具慧眼，它又发现一颗油柑果，虽然有些干瘪，味道也有些酸涩。硬钳向左边走了，凭着它的强悍，不妨选择别的目标再去抢夺。

独臂美滋滋地吸吮咀嚼着酸甜鲜嫩的第伦桃果，当它饱餐之后趴在地上稍息片刻时，一阵强劲的季风，裹着海腥味直向密林中灌来。独臂立即支起了身子，它好像听见了一阵密集的鼓点。顿时，它身上的每一块肌肉、每一片铠甲都紧张起来。是的，这是催征的战鼓，那个伟大的时刻已经来临。



方敏卷

独臂庄严地举起那只巨大的钳子，重重地敲了下去。大地震颤了，顺着树根，随着小草，传递给密林中的每一只红蟹。立刻，正在打架的，匆匆收兵；正在进餐的，拖着食物；一股股、一道道、一片片红流涌向震源——独臂的站立处。

不能说这不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，密密的雨林中，一亿多只红蟹聚集在独臂或像独臂这样有威望的老雄蟹周围，推推搡搡，横冲直撞，吵吵嚷嚷，仿佛要将整个世界搅翻了似地，聆听它们的首领发布命令。

这是出发的命令，预示着一个艰难困苦、危机四伏的历程。

这是告别的命令，预示着成千上万个出征者将客死它乡，永不回头。

然而，凡是四岁以上的红蟹，不论是雄性还是雌性，谁也不肯放弃证明自己成熟健壮的机会，谁也不肯放弃繁衍后代生生不息的职责。它们义无反顾地追随着、簇拥着它们的首领，组织起一支支浩浩荡荡的红色大军，开始了一年一度奔向海洋的大迁徙。



三

一条公路，宽广、平坦，横亘在两片茂密的雨林之间，像不可逾越的天堑。

三百年前，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这个美丽富饶、绿荫如盖的小岛。紧接着，便是肆无忌惮地占领。随着一幢幢漂亮别墅、一台台采矿机械的出现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公路、铁路，也把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，像生日蛋糕似地切割开来。

随着人类的占领，小岛的土著——红蟹的领地在不断缩小。它们从公路、铁路、矿井、住宅区、网球场，以及人类企图占有的一切领域里撤退，躲进密密的雨林中。它们不曾抵抗，因为没有抵抗的能力。成年红蟹的甲壳只有成年人一只拳头大小，假如它们敢于违背人类的意志，便会像那些被砍倒锯断连根挖除的百年古树一样，死无葬身之地。何况，那些古树也要比它们大上百倍千倍。

但是，今天，它们却浩浩荡荡地开赴出来，聚集在这条公路边的林地里，准备穿越人类设置的封锁线。



方敏卷

比较起来，老雄蟹独臂率领的队伍是最为庞大的一支。它们由大至小顺序排列，摩肩接踵横向铺开，怕有万只以上。应该说，这也是行动最迅速的一支。因为它们最先到达森林的边缘，并且像一道闸门似地驻守下来，封住了几公里长的出路。尽管后面的一支支队伍仍像红色的海浪，一排排地涌过来，却无法冲决这道闸门，只好无可奈何地在它们身后的密林里趴下来，耐心地等待。

独臂的队伍也在等待。曾经十几次往返这条公路的独臂十分清楚，敢于顶着火球样的太阳穿越公路的队伍，必然全军覆没。但是，要按捺住这上万只红蟹的远征大军，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。它们初上征途，正是精力充沛、兵强马壮的时候。特别是那些第一次参加远征的红蟹，没有恐惧，只有好奇。终于，它们当中最不安分的一些，挣脱了独臂的束缚，侧着身子爬出了森林。

阳光把公路照耀得明晃晃的，就像一条宽广的河流。

然而，这些年轻的勇士们，还没来得及爬上路基，摸一摸那条河，就全部毙命了。无一幸免。它们的水生祖先，为它们遗传下那么多像菊花瓣一样的海绵体——腮肉。这些退化了的器官，虽然不再具有呼吸作用，却



可以迅速吸收或者散发水分。而一旦腮内的水分蒸发干净，无论多么强健的红蟹，也会一命呜呼。

现在，那些迅速出动，又迅速死去的红蟹，星星点点地铺缀在路基上，一动不动，就像一丛丛鲜红鲜红的罌粟花，警示着密林边上的跃跃欲试者。这些刚刚成年的红蟹，没有留下后代，没有见到大海，甚至没有参加第一次冲锋，就这样草率地结束了年轻的生命。

公路上，卡车、面包车、小轿车来往穿梭，发出或沉重或尖锐的呼啸，几乎片刻不停。这是公路的占领者人类发出的警告，威吓着森林边缘那些蠢蠢欲动者。然而，当年这些望风而逃的红蟹，今天却不曾有半步退后。它们固执地聚集着，等待着穿越公路的时刻。

独臂用那只巨大的钳子微微支起身子，临风而立，仿佛威严的将军。身经百战的伤痕累累，沧桑岁月的重重印迹，它的甲壳不再鲜亮红艳，变成凝重的深红，并且布满暗淡的白色斑点。只有那双突出的硬硬的眼睛，还是通红通红的，配上顶端两点闪闪发亮的漆黑，就像两颗大粒的红豆。现在，这双眼睛就正在凝神注视着，那一点点黯淡的夕照，一寸寸蔓延的阴影。

独眼比独臂活得轻松。年轻时，它曾是密林中最英俊的雄蟹。它的甲壳没有一点杂色，像纯净的红宝石一样泛着红晕。它的两只大钳子，挥动的时候弧度很美，



方敏卷

很有韵律，几乎能迷住密林中所有的雌蟹。两年前，当它和一只美丽的雌蟹抱在一起时，遭到了袭击。那时候，它还没有尝试过独臂的厉害。它企图抗争，结果，不但丢掉了情侣，还丢掉了一只眼睛。从此，它改变了很多，不再和别的雄蟹争抢打斗。无法改变的是，它仍旧喜欢向雌蟹献殷勤。现在，它就正在挥动着两只弧度优美、富有韵律的大钳子。

那是一只壮年的雌蟹，有着红玛瑙一样玲珑剔透的美丽。奇特的是，在它甲壳的顶部，也就是在两只眼睛之间，排列着五颗钻石样的白点，看上去，就像一朵盛开的腊梅。花点接受了无法抗拒的诱惑，侧着身子，向独眼移过去。可是，正当它直立起来，准备扑进独眼的怀中时，一只坚硬的大钳子，牢牢地卡住了它。

又是硬钳，那只横行霸道的年轻雄蟹。独眼立即趴在地下，转身撤退。它只能拱手相让，不能再丢掉最后一只眼睛。

当独眼转过身时，一只紫色背壳的雌蟹正好爬过来，它转动着紫幽幽的眼睛，大概是想引起独眼的注意。独眼却视而不见，从它身边绕了过去。雌蟹紫背犹豫片刻，追上去，重新拦在独眼面前，更加卖力地转动眼睛。这一次独眼站住了，它举起一只红宝石般的大钳子，却并不划出优美的弧度，而是一下子将这只四岁的



小雌蟹翻了个仰面朝天，然后连看都不看一眼，便扬长而去。

雌蟹紫背手忙脚乱地挣扎了好半天，才翻转身子，它疾速退到身边的树洞里，躲进了浓浓的阴影。这只可怜的雌蟹，平时在密林里，只要敢接近别的红蟹，就会招来一顿痛打，没有谁会同情它、帮助它，谁让它有一个难看的紫色背壳呢？它曾经搬迁过一片又一片的森林，希图找到一个和它颜色相同的伙伴。最后它失望了，只好离群索居，卑微地躲避着那些有着鲜红背壳的同类。此刻，它也只能躲在阴暗的树洞里，眼巴巴地看着独眼爬到一只挺着大肚子的雌蟹面前，讨好地挥动着大钳子……

就在这时，大地震颤了。这是独臂发出的命令：总攻击开始了！

千万只红蟹像红色的潮水，涌出森林，漫上公路。没有多久，绵延六七公里长的公路上，全部爬满了红蟹，每公里的路面上，就有七千只红蟹在运行。这是对占领者的反占领。

人类是肆无忌惮的。卡车、面包车、小轿车仍然呼啸着在公路上奔驰。准确地说，是从千千万万只红蟹的身上压过。这些红蟹趴在地上只有两公分高，不可能看见飞奔而来的汽车，何况，它们那些细长扁薄的腿，本